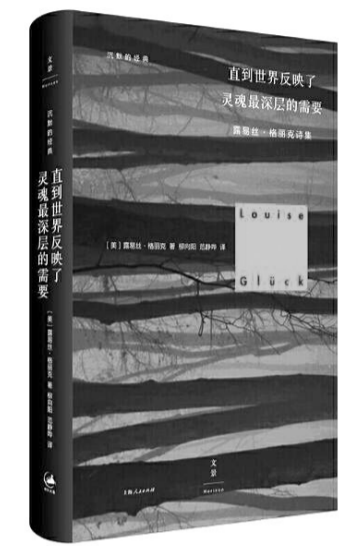


阅读格丽克的两个向度

崔子怡

提示 阅读露易丝·格丽克的诗,可以发现她在感受个体痛苦方面具有敏锐的触觉,痛苦的个体经验是她诗歌的强大驱动力。但同时,她对希腊、罗马神话的人格化书写,以及对人物点滴细碎、转瞬即逝心理的把握,为她的诗歌带来了另外一个向度。在个体经验与人类普遍化境遇的两端,格丽克站在冷静面对冲突和创伤的立场上,最大限度地抵达了真实。



继获奖作家鲍勃·迪伦和彼得·汉德克带来的争议后,媒体纷纷猜测诺奖委员会会打出一张“安全牌”,但今年的奖项却颁给了冷门作家露易丝·格丽克。在世界范围内,她的作品还没有得到与其地位相称的翻译。作为继1996年波兰作家维斯瓦娃·辛波斯卡之后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

奖的女诗人,格丽克却以诗作回应了“这个世界还有诗意吗?”这一文学需为当代世界承担的责任。

露易丝·格丽克出生于1938年,其祖父是一名来自匈牙利的犹太移民,但她称自己尽力避开犹太裔身份和女性主义。作为一位个体感受型的诗人,她的诗歌有政治色彩。我们可以从两个向度阅读和理解这位女诗人,一端是对于个体痛苦高浓度的抵达,而在另一端存在着以日常化的叙事、舒缓的语调以及简洁准确的修辞,对于人普遍化境遇的省思和存在性主题的阐释。

由个体痛苦造就的精神自主

格丽克在青春期曾进行长期艰苦的节食,最终患上了厌食症,不得不退学接受心理治疗。对于患厌食症的经历,格丽克认为,这种病症“完美地亲合于我灵魂的需求”,“饥饿感帮助我控制了食欲,对于获得一个独立的自我,是大有帮助的。”痛苦和负面经验对于诗人来说无疑具有特殊的塑造作用,肉体上的自我折磨令青春期的格丽克获得了某种自我掌控的能力(即使这种不健康的行为令她付出了长期痛苦的代价),还令她并非在隐喻层面上理解了忍耐痛苦与精神独立之间的关系。在格丽克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因抱持精神痛苦而获得的精神自主性。

诗歌《十月》创作于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在诗歌投射的世界里,我们首先触及的并非一系列具体的意象,而是色调鲜明的心理反应与感情氛围。诗中,当抒情主人公看到夏日黎明的景色,她说:“我知道我看到了什么,太阳,那可能是/八月的太阳,正在归还/曾被带走的

一切——你听到这个声音了吗?这是我心灵的声音;/如今你不能触摸我的身体。/它已经改变过一次,它已经僵硬,/不要请求它再次回应。”诗中以自白的形式表达了经历暴力和创伤后的心灵:它拒绝被安慰,甚至拒绝这痛苦被剥夺,因为这某种程度上即意味着拒绝交出创伤的解释权,保留痛苦的心灵与清醒的心智。

神话书写与个体经验的“范式”

格丽克早期的作品被评论界认为是“罗伯特·洛威尔和西尔维娅·普拉斯的一个充满焦虑的模仿者”,可以说,格丽克的诗歌创作极大地依赖于个体的痛苦经历,并借此探讨生、死、爱等诗歌主题。但是,格丽克仍然与自白派存在较大的区别,与后者挖掘私人经历和创伤的自传相比,格丽克直言:“我利用我的生活给予我的素材,但让我感兴趣的并不是它们发生在我身上,让我感兴趣的,是它们似乎是……范式。”在自身与经历所构成的纽带之外,诗人显然还对另外的东西充满了探寻的热情:在人类集体的文化心理和叙事中寻找个体的位置,哪怕这个体的内心反应是那样的琐碎、日常化和转瞬即逝。我们可以将格丽克对于希腊、罗马神话的人格化书写看作她将自身生活素材转化为“范式”的一种尝试。

诗集《阿弗尔诺》写被冥王掳走的冥后珀尔塞福涅,《草场》以奥德修斯与珀涅罗珀的故事为主题,《新生》写俄耳甫斯与欧律狄克……格丽克善于通过对希腊神话的再解读表达现代性主题,希腊文化的精美、生动与纯粹和死、焦虑以及家庭生活等种种现代社会的主题交织在一起,令人难以忽略T·S·艾略特对她的影

响。格丽克独有的,是以天真无邪的眼光,在一个因天真而显得陌生的语境中再审视和解读神话人物的心理。

诗集《阿弗尔诺》中的诗歌《忠贞的神话》写冥王哈迪斯认定自己爱上了珀尔塞福涅,为她改造地狱,并将之命名为“珀尔塞福涅的少女时代”,最后他向她表白:“你已死,没有什么能伤害你。”《阿弗尔诺》中充斥着精神死亡的主题,少女珀尔塞福涅被冥王爱上并掠走便是精神死亡的隐喻。而在这之前,珀尔塞福涅早已厌倦了自己的少女身份,自然界中的一切都是她的“亲戚”,在水里看到的太阳也是“叔叔在监视”。很明显,这是对一个男权社会中女性丧失精神自由的批判。格丽克写道:“一方面,灵魂漫游。/另一方面,人类生活在恐惧中。/在两者之间,是消失的深渊。”珀尔塞福涅在被监视的恐惧中欺骗自己“从不孤单”,于是“像是对祈祷的回答”,她被黑暗之神带走、消失、走向死亡,在诗人的叙述中,很难说珀尔塞福涅不是一个无辜的共谋者。神话人物一瞬间的遐思成就了一首诗歌的意义,即将鲜活的个体境遇纳入了西方文化传统和更为广泛的文化批评视野。

以心理分析抵达人类存在真实的境遇

《草场》以《奥德赛》的故事为素材,但诗人关注的并非史诗中奥德修斯的海上历险,而是关注微妙的男女关系以及家庭创伤等主题。当奥德修斯即将远航,他在黎明最后逗留的时刻抚摸着珀涅罗珀的肩膀,而妻子却真切地感受到丈夫那急于冒险和离家的心情:“像一个想再次感受渴望的人/他珍视渴望甚于一切别的情感”;就像海边的希腊农夫急于看

到日出,“仿佛黎明将把他们从农夫/变成英雄。”奥德修斯对于冒险的渴求在《人质的寓言》中受到了人物内心自言自语式的质询:“难道战争/只不过是男人版的化妆打扮?/一个游戏,意在逃避深层的精神问题?”聚焦奥德修斯的儿子忒勒马科斯,格丽克以《忒勒马科斯的罪》《忒勒马科斯的善良》《忒勒马科斯的左右为难》等6首诗令我们看到他的回忆、自白、自我剖析和忏悔的心理档案,喃喃自语的诗歌语言如同在心理医生的诊室中回荡着的个人讲述,对于一个本性热烈而自愿毁灭的父亲和一个守着织布机、想象丈夫放荡生活的母亲带来的家庭创伤进行反思。这些诗作以其深层次的思维影响着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在共同的故事或信仰原则中挖掘真理,那么是否更应该在该人格化的体察之中洞察真实?

无论是面对创伤、丧失还是死亡,格丽克采取的皆是一种永不抗拒冲突的立场。青春期接受的心理分析治疗对于她的诗歌思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成为她的一项“智力任务”——令她反对自身思想倾向中清晰表达出来的部分和种种妄想,用怀疑检验自己的话,从而在智性和道德的层面上,尽可能地抵达人类存在真实的境遇。这也使得她诗歌的两个向度交织在一起,于痛苦的核心之外,闪烁着静穆与朴素之美,回应着在一个哪怕是充满了焦虑与痛苦的现代世界,所应具有的诗意思考。

格丽克曾责备自己的心理医生,将她治得太好、太完整了,这样她将再也不能写作。1990年,她在随笔中写道:“事实上,这个世界毕竟是存在于我之外的,正如它存在于所有自我中心主义者之外。”格丽克突破了她自身的痛苦,对她而言,诗歌是最好的疗愈。

寻找艰难人生中的幸福底色

李玉娇



正如作者陈格非自己所説,“这是一本探讨幸福的小説,描述作者这个年龄段的男男女女在爱情、婚姻、家庭、利益、责任等问题上的争鸣与思考。”通读了陈格非这部近30万字的长篇小说《血色幸福》后,萦绕在脑海的始终是一行加黑的文字:幸福是什么? “幸福长成什么样?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是姓赵?还是姓钱、姓孙、姓李?”这是作者在小说中的诘问,也是读者在阅读时的诘问。品读这部小说,从一个个

饱满的细节中,从氤氲在小说里的情绪中,我似乎找到了幸福的答案,又似乎觉得幸福远没有我们想像得那么简单。

小说讲述了“985”名牌大学的女研究生林琳从25岁到35岁10年间的成长经历和心路历程,讲述了林琳从善良纯真到独立成熟,从校园到军营,从莘莘学子到巾帼不让须眉的奋斗者的故事。人的理想和幸福都离不开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作者作为小说人物的同代人,对各个时期社会生活的把握精准到位,对笔下人物做了形而上的思考,力争还原主人公在时代裹挟下的理想和追求。展现了建立在理解、尊重、尊严、宽容、怜悯、情怀上的人性和精神气质。“幸福到底是什么?是下雨时的一把伞,是饥饿时的一块面包,是寒冷时的一件棉衣。幸福就是有人关心,有人疼爱,就是在无聊的时候可以有事可做,幸福就是奋斗,就是付出,幸福就是成功的喜悦。”作者道出了一种我们这个时代大力弘扬的,充满正能量的幸福观。

这样题材的作品,稍不注意,

作品的主题和叙事就容易流入概念化。细细读过,我的这种担心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一种长舒口气的阅读快感。作者凭借看似平常的细节、平实的文字和对日常生活的透彻理解,以及对现实生活和爱情的想象力,将原本属于通俗小说的爱情元素和家庭伦理元素不断拓展,通过情节将其上升到了社会伦理和家国情怀的开阔视野中,使这部小说有了自己的宏大格局。小说的情感铺垫细密而自然,在情感的渲染上该铺陈的铺陈,该节制的节制,哀而不伤,乐而不俗,情感充盈而又不外溢。从形而下的个人生活和情感中脱颖而出,走向一种价值引领,支撑起了“幸福”这个简单而又复杂,细小而又庞大的主题。

“我们都是平凡人,渺小的个体总是与国家命运紧密交织,都被时代的洪流所裹挟,没什么喘息的机会,只能不断向前。男人肩上扛着九九八十一难……”读这部小说,我会情不自禁想到辛格笔下的一些人物,他们善良、坚韧,尽管有时也柔弱,但就是受难

也以一种乐观的姿态来承受,因此都能给读者以巨大的温暖。林琳和这部小说中的很多人物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在逆境和灾难来临之际,他们也会彷徨,也会惴惴不安,但他们总是以自己的姿态默默地承受,以我们这个民族的姿态迎接或者挑战。他们都有一顆宽厚之心,他们都能够承担一般人难以承受的苦涩和艰辛,他们以自己的“傻”或憨,实现了聪明人难以实现的目标,对丑恶与苦难选择了积极的救赎方式。这是一种柔软的力量,也是一种宽容和善良的力量,说它是水也好,漫过荒芜便是宽广与无垠;说它是锐器也好,直插冷酷的现实和人性的内部。不管是水还是锐器,都容纳了人的坚韧和苍凉。陈格非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是简单地赋予主人公一种命运的错位和尴尬,而是通过人物所经历的“八十一难”,展现出人物的善良、坚韧、重情重义,以及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这样,整部小说便有了向上的力量和伦理的温情。

这部小说在艺术上也可圈可

点,有传统小说的叙事策略,抒情、注重人物刻画,也有现代小说的智性,人物性格鲜明,叙述收放自如,文笔从容流畅。作者用革命的浪漫主义方式看待世界,利用小说人物的视角进行作者的自我叙事,有着隐秘与灵性的审美发现,通过情节的步步递进,将人物关系和人物心灵逼近现实深处最尖锐、最隐秘的部位,使他们的自我抗争与现实生存之间,形成了一种既日常又有戏剧冲突的状态。情节沿着主人公的精神禀赋游走,不仅轻松地化解了各种容易流入空泛的窘境,还使一些充满坎坷的,不公正的苦难遭遇变得更有艺术力量。

关于“幸福”的题材不易写出新意,作者用一颗通透纯明的心,诚恳地感知生命,用自己的真诚,使幸福在苦难中得以升华,使幸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成为一种大悲悯情怀。并用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表达出深刻的思想内核,也支撑起属于自己的叙事。用理想的光芒和人类普遍的情感,实现了小说该有的震撼力、感染力和启迪作用。

■聊书

品味生活美意

张 瑜

《人间至美》

对于任何事物的意象和感念,不同心境下发出的感情千差万别。比如面对走近我们的冬季,有人嫌弃它的干裂寒冷,便会有人倾心于它的冰雪美颜。在变幻无常的世界和生活里,无论世事怎样纷纷扰扰,找寻一些美意留存心间总是好的。

此时、此地、此身有这样的感悟,受教于赏读朱光潜先生的《人间至美》一书。该书收录了老先生各个时期作品中通俗且经典的散文篇目,在这本书里,朱光潜从煤炭成灰的慈悲殿三号讲到人声嘈杂的后门大街,说草木、论宇宙、谈动静……无论处于人生前台还是后台,先生感念升华出来的文字均字字珠玑,净化人心,蕴藏着无言之美。

朱光潜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是我国著名的美学专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著有很多重要的著作,有着对美学、人生、处世、哲学、自我修养、文艺等独到的见解,读他的作品,深深感到“言有尽而意无穷”。

除了对朱光潜先生的学术造诣十分钦佩,我也特别欣赏他看待人生的态度,豁达而通透。他的散文,就像冬日里的暖阳,温暖而美好。即便在乌云压顶之时,在他或娓娓道来或义正词严的论述中,你也能收获拨云见日的力量。

《月亮和六便士》

每当谈及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总有人提起《月亮和六便士》这本书,还有那句“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到了月亮”。六便士曾是英国银币的最小单位,六便士和月亮便成为现实生活中面包和高尚在上的理想的比拟。

关于理想和现实的探讨题材,一直有太多的文学作品在论述。未看《月亮和六便士》之前,我只知其是这一题材中的经典,却好奇这本成书于1919年的长篇小说,究竟讲了什么,会让它出版即轰动?

该书以法国印象派画家保罗·高更为原型,用第一人称“我”,讲述了主人公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的故事,斯特里克兰德在40岁的年纪突然着了艺术的魔,抛弃富裕的家庭、美满的婚姻、健康快乐的孩子,毅然决然地选择画画,即使他之后穷困潦倒、疾病缠身也没有放弃,直到把生命的价值全部注入绚烂的画布。

40岁开始重新选择一个职业,一切从零开始,你敢吗?人到中年,抬头望月的人不少,但真正能放下一切追求理想者却是寥寥。

100多年前,作为英国小说家、戏剧家的毛姆用解剖刀一样冷峻、犀利的目光剖视人生和社会,有着广阔的生命视角。月亮和六便士这两个充满象征意味的意象构筑了这部伟大的经典。但事实上,很多时候月亮与六便士,并不是非左即右的两端,它们常常穿插在我们的一生中。想起阿根廷作家切·格瓦拉的话,“让我们忠于理想,让我们面对现实。”

《王阳明统说》

提起王阳明,第一时间会想起这位人物著名的学说——“致良知”“知行合一”“亲民”。但论起他是何方人士,缘何成为一代大家,生平履历几何,我却只能语塞。

翻看《王阳明统说》一书,才算真正了解了明代这位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军事家和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

王阳明原名王守仁,世称书香宦官门第,曾祖父、祖父、父亲三代进士……从王阳明的时代讲起,《王阳明统说》一书论述了王阳明家世与悟道、践行圣道、学说内容与其教育思想及社会治理价值的意义等,简明地向读者呈现了另一个完整而真实的王阳明,是一本了解王阳明的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专著。

该书是作者刘兆伟、刘北芦在多年宣讲、研究内容基础上的汇编总结,特别对王阳明的教育思想进行了系统性、创新性的研究阐释,是一次传播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成功实践。成书前,作者还亲自走访考证王阳明修养场所、悟道场所和去世场所,涤除讹误与迷信传说,带我们走近了一个真实、端正、丰富的王阳明。

《人间至美》



《月亮和六便士》



《王阳明统说》

